

行業概覽

載於本節及本文件其他部分的若干資料來自不同公開來源或摘錄自Ipsos報告(委託Ipsos編製的市場研究報告，以供本文件之用)。我們相信於本節的資料來源為有關資料的合適來源，而我們於摘錄及轉載該等資料時已合理審慎行事。我們並無理由相信該等資料為錯誤或遺漏任何事實致使該等資料誤導。此外，董事相信自Ipsos報告日期以來，市場資訊並無出現可能使該等資料存在保留意見、有所抵觸或對該等資料產生影響的不利變化。然而，該等資料並未經我們或任何董事、獨家保薦人、[編纂]、[編纂]、[編纂]或[編纂]獨立核實，亦無對其準確性發表任何聲明。該等資料可能與其他來源所編製的資料不一致。

澳洲高等教育行業概覽

澳洲教育體制背景

澳洲的高等教育指所有正規中學後教育，包括兩部分，高等教育及職業教育培訓。高等教育側重學術，畢業生可進行專業工作及學術研究。職業培訓側重實際貿易技能。澳洲高等院校指受高等教育質量與標準署根據高等教育質量與標準署法案監管的所有教育機構。根據Ipsos的資料，澳洲有四種類型高等院校：大學、盈利性非大學高等院校(「**NUHEPs**」)、非營利性NUHEPs及技術與繼續教育院校(「**TAFEs**」)受高等教育質量與標準署規管。本公司註冊為營利性NUHEP，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僅從事提供高等教育，不提供職業教育培訓。根據2017年高等教育質量與標準署統計報告，於2015年12月31日，共有43所大學、12所TAFEs、59所盈利性NUHEPs及53所非盈利性NUHEPs。

澳洲高等教育

澳洲高等教育行業收益由於學生招收人數增加及學費上漲(特別是留學生)而錄得增長。此外，澳洲政府已採取措施擴大國內學生接受高等教育，旨在到2025年，25-34歲的澳洲人中至少有40%持有學士學位或更高學位。

根據Ipsos的資料，澳洲高等教育行業總收益由2012年的16,019.7百萬澳元增至2016年的20,941.4百萬澳元，複合年增長率為6.9%。Ipsos估計澳洲高等教育行業總收益將繼續從2017年的21,965.2百萬澳元增至2021年的26,669.0百萬澳元，複合年增長率為5.0%。下表顯示澳洲高等教育行業總收益自2012年至2021年的過往及預計變動：

2012年至2021年澳洲高等教育行業總收益



資料來源：Ipsos報告

行業概覽

所選修的高等教育課程量乃以EFTSL計量。於某學院的EFTSL總量可用於估計該學院同等全日制學生的人數。澳洲高等教育EFTSL總數由2012年的910,471增至2016年的1,035,124，複合年增長率為3.3%。Ipsos估計澳洲高等教育EFTSL總數將繼續從2017年的1,058,624增至2021年的1,161,210，複合年增長率為2.3%。

以下圖表顯示澳洲高等教育EFTSL總數自2012年至2021年的過往及預計變動：

2012年至2021年澳洲高等教育EFTSL總數



資料來源：Ipsos報告

澳洲私立高等教育

澳洲高等教育行業由於需求增長呈增長趨勢，此為私立高等院校之持續發展及未來發展關鍵驅動因素。澳洲大部分大學為公辦，澳洲私立高等院校主要為營利及非營利性NUHEP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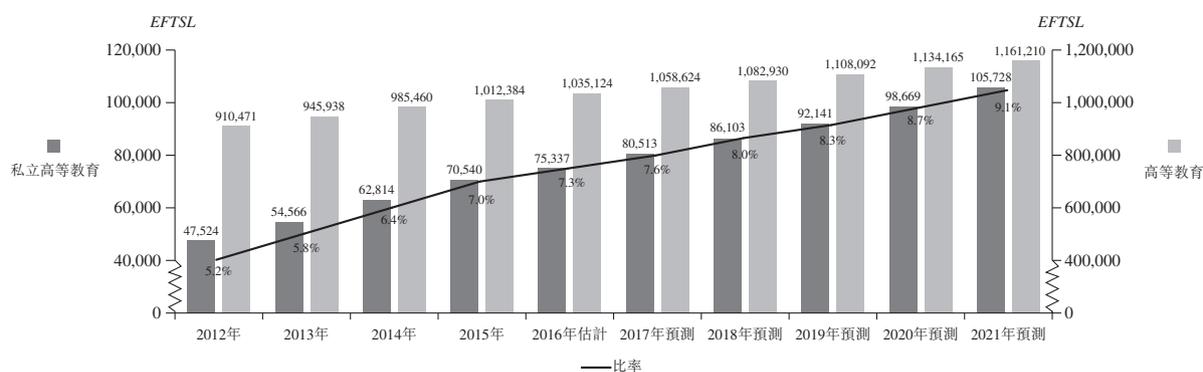
根據Ipsos的資料，按EFTSL計，公立大學佔據澳洲高等教育市場，於2016年就國內學生而言享有約95%之市場及就留學生而言持有約88%之市場。然而，私立高等院校一般於與澳洲大學獨立之不同部分市場競爭。大學通常涵蓋教育的多個不同領域，而私立高等院校傾向於更具體領域及集中於選擇性領域，特別是，商業、創造性及應用藝術、健康與福利、宗教及信息技術領域。根據Ipsos的資料，私立高等院校的EFTSL總數目自2012年至2015年按14.1%的複合年增長率增長，遠高於公立大學EFTSL的增長，公立大學EFTSL同期複合年增長率僅為3.0%。

儘管私立高等院校僅佔澳洲高等教育的EFTSL總數的少數份額，但其百分比份額在逐步增長。根據Ipsos的資料，按EFTSL計，私立高等院校的份額由2012年的5.2%增至2016年的7.3%且預期於2021年達到9.1%。此乃主要由於私立高等教育的較大預期需求，原因為私立高等院校提供更多具體及創造性類別，而大學在該等方面預期將面臨飽

行業概覽

和狀態。以下圖表顯示澳洲私立高等教育自2012年至2021年佔澳洲高等教育比例(按EFTSL計)之過往及預計變動：

2012年至2021年澳洲私立高等教育EFTSL佔高等教育EFTSL總數比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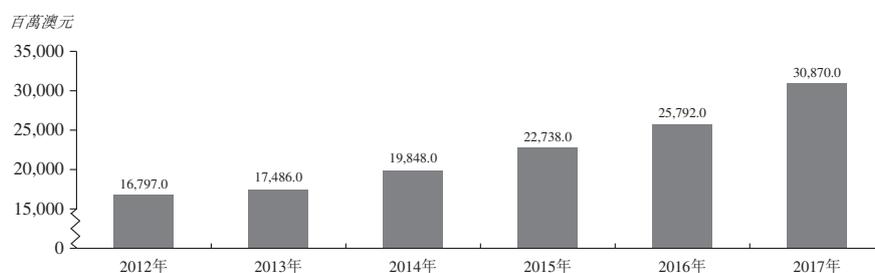


資料來源：Ipsos 報告

教育相關旅遊服務出口

向來自海外的學生提供教育服務，此為澳洲之主要出口行業。教育相關服務出口收入包括教育相關個人旅遊服務費用(如學費及生活費用)、其他教育服務收入(如教育諮詢服務)及教育服務稅費。教育相關服務出口對澳洲的國民經濟貢獻巨大，根據Ipsos的資料，於2016年，教育相關服務出口為澳洲就出口總值而言之第三大出口產業及最大的服務出口產業。教育相關服務出口多年來一直增長，且教育相關個人旅遊服務佔大部分比例。於澳洲教育相關個人旅遊服務出口由2012年的168億澳元增長至2017年的309億澳元，複合年增長率為12.9%。以下圖表顯示2012年至2017年澳洲教育相關個人旅遊服務出口收入的過往變動：

2012年至2017年澳洲教育相關個人旅遊服務出口
(2017年複合修訂計算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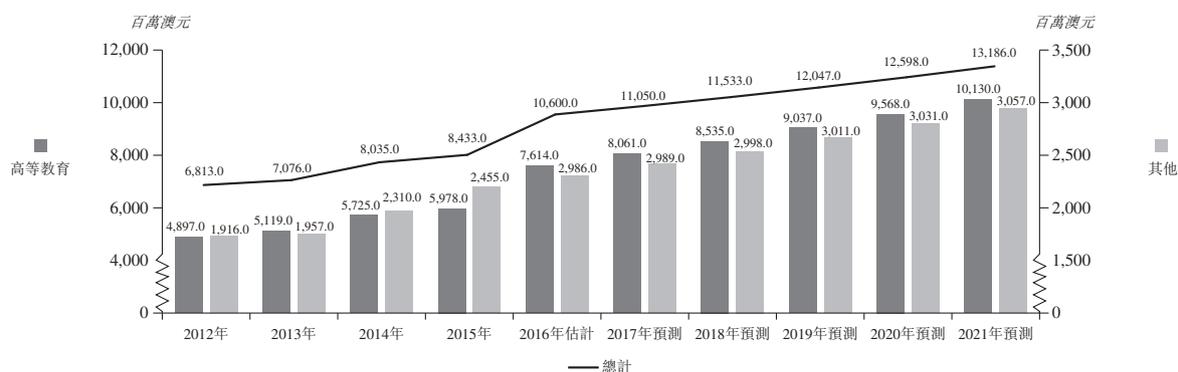


資料來源：Ipsos 報告

行業概覽

澳洲留學生產生的學費收入亦有所增加，由2012年的6,813.0百萬澳元增至2016年的10,600.0百萬澳元，複合年增長率為11.7%。高等教育亦佔據有關境內學費收入的大部分，由4,897.0百萬澳元增至7,614.0百萬澳元，複合年增長率為11.7%。於2017年及2021年間，來自留學生的境內學費收入預期繼續按4.5%之複合年增長率增長。下表載列2012年至2021年澳洲留學生之境內學費收入。

2012年至2021年留學生境內學費收入



資料來源：Ipsos 報告

根據Ipsos的資料，澳洲中屬留學生的高等教育學生之百分比由2012年的22.9%增至2015年的25.0%，顯示澳洲國際教育領域之強大增長。澳洲為倍受留學生歡迎的教育地點。根據Ipsos的資料，基於國際調查結果，於2017年，澳洲於最受留學生歡迎及最安全國家中排名第一，於提供留學生最優質教育之國家中排名第三。為進一步支持國際教育出口的增長，澳洲政府於2016年制定一項十年計劃，即「2025年國際教育國家戰略」，並估計學生入學人數可能由2015年的近500,000人增至2025年的高達990,000人。

此項國家戰略預期目標對NUHEPs有重大意義，包括：

- 增加招生基礎，原因為國內及留學生將有更大機會獲得高等教育(如：為國內學生增加政府貸款支持及為留學生精簡簽證申請)；
- 提高澳洲高等院校之聲譽及地位，特別為通過政府及校友網增加澳洲高等教育之國際市場推廣；及
- 通過鼓勵採納新的教學技術、與國內及國際機構合作提供跨境學習機會，提高整體學生的學習經驗。

澳洲的中國留學生

中國為澳洲最大的留學生來源。根據Ipsos的資料，澳洲的中國學生人數從2012年的約117,000人增至2016年的約176,000人，複合年增長率為10.7%。於2017年11月，澳洲留學生人數為792,422，其中中國學生佔29.0%。直至2025年，中國預期仍為澳洲留學生最

行業概覽

大來源，預期於澳洲留學的所有教育程度的中國學生人數將從2017年的約185,000人增至2021年的218,000人，複合年增長率為4.2%。中國亦為澳洲教育相關個人旅遊服務出口之最大貢獻者，超過第二大來源印度的兩倍。根據Ipsos的資料，澳洲教育相關個人旅遊服務出口收入總額由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財政年度的169億澳元增至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財政年度的280億澳元，複合年增長率為13.5%，其中中國貢獻90億澳元，佔市場份額的32.1%。

根據Ipsos的資料，中國學生尋求國外高等教育的四大英語國家依次為美國、澳洲、英國及加拿大。於該等四個國家進行高等教育學習的中國學生人數從2012年的約406,000人增至2016年的約606,000人，複合年增長率為10.5%。於澳洲進行高等教育學習的中國學生人數自2012年的約90,000人增至2016年的約108,000人，複合年增長率為4.6%。於澳洲尋求高等教育的中國學生佔2012年至2016年於澳洲的中國高等教育學生總人數的約90%。根據澳洲貿易投資委員會報告，澳洲高等教育行業中國學生的數量預期從2015年的97,500人增至2025年145,900人，複合年增長率為4.1%。

日益增長的影響、出國留學不斷增長的機會及中國頂尖大學本地競爭的不斷加劇，為推動中國學生追求國外高等教育的主要市場動因。根據Ipsos的資料，中國城鎮居民的人均年可支配收入由2013年的人民幣26,467.0元增至2016年的人民幣33,616.0元，複合年增長率為8.3%，乃得益於中國的經濟發展且中國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總額預期將自2017年至2021年將以平均每年6%的增長率增長。此外，規管海外高等教育之中國政策繼續推動國外留學。由於中國家庭逐漸擁有更多可支配收入並面臨除中國當地應試教育外更多的選擇，更多中國學生出國留學以從海外的優質教育體制中獲益。根據Ipsos的資料，中國的高淨值個人，即總資產超過人民幣10百萬元的人數於2016年超過1.58百萬人且該等高淨值個人更願意為家人的優質教育作出投資。經調查，54.9%的高淨值個人認為國外留學可幫助其孩子變得更加獨立及擴大其社交網絡。

中國自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已與世界其他國家建立學術合作機構，包括通過中外教育計劃參與國際學術合作。該等計劃乃經中國教育部批准，允許參與獲批計劃的學生於中國大學及海外高等教育機構內學習，獲得的學位將會獲得中國認可。

於2010年12月，中國教育部官方發佈42家獲認可澳洲大學及高等院校的JSJ名單。於名單所列的42家高等院校中，本公司為唯一一間盈利性質的NUHEP，提升了本公司於中國的形象及品牌知名度。此外，於JSJ名單中的高等院校獲得的學位將會獲得中國認可，可用於進修及國有機構應聘，此為有興趣於國外留學及隨後回中國工作的中國學生的重要資產。根據Ipsos的資料，國外留學並返回中國的中國學生人數由2012年的約272,900人增至2016年的約432,500人，複合年增長率為12.2%。

根據Ipsos的資料，基於2016年作出的調查，於追求國外高等教育的中國學生中，商業相關學科為最受歡迎的專業，佔追求國外高等教育的中國學生的約26.5%。國外留學的中國學生的其他受歡迎學科包括工程、會計、數學、技術及科學。

行業概覽

澳洲高等教育行業趨勢

整個澳洲高等教育行業之市場推動因素及發展趨勢包括：

- *由於人口增長增加需求*。根據Ipsos的資料，澳洲年齡組合為15–29歲的人口總數預期將自2015年的4.9百萬人增至2025年的5.0百萬人，而年齡組合為15–29歲的世界人口總數預期將自2015年的1,807百萬人增至2025年的1,830百萬人，由此高等教育需求更大。
- *高等教育領域的技術創新*。採納新技術為澳洲「2025年國際教育國家政策」的其中一個方面。技術創新，特別是在線平台，如大型開放式網絡課程，增加了獲得高等教育的機會，從而擴大澳洲高等教育的潛在學生基礎。
- *不斷改善的全球經濟*。全球經濟恢復及對澳洲教育出口貢獻最大的國家的經濟增長預期為澳洲創造增長的需求及開支。根據Ipsos的資料，澳洲頂尖教育出口國家，包括中國、印度、韓國、馬來西亞及越南自2012年至2016年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均獲得積極增長，並預期自2017年至2021年期間繼續增長。

澳洲國際教育行業的市場推動因素及發展趨勢包括：

- *教育服務的國際需求*。澳洲教育出口的增長依賴於其他高等教育體制發展程度較低且學生及家庭看到國際教育的增值（如就業機會、語言技能及社會關連）的國家的需求。國際需求亦會受到競爭目的國變動的影響。因此，於主要競爭對手國家的地理政治風險或會成為澳洲增長的推動因素。
- *與中國的緊密關係*。於2014年簽署的中澳自由貿易協定（「ChAFTA」）有助於推動高等教育資質的互相認可、增加澳洲教育機構於中國的市場推廣機會及澳洲與中國人士在學術及研究方面的機動性。
- *澳洲簽證簡化申請*。於2016，簡化學生簽證框架的推出增加了留學生數目及促進澳洲高等院校增長。簡化學生簽證框架安排的實施通過創造更簡單及更快速的簽證處理程序並同時保持移民完整性支持留學生數目的可持續增長。目前，來自中國的學生毋須提供若干高風險國家學生需要提供的若干額外文件，我們學院根據此框架被評為低風險。

澳洲高等院校之基準

高等教育的主要績效指標用於評估質素。因此，以下基準與評估澳洲高等院校（包括大學及NUHEPs）相關：(i)高等教育質量與標準署登記時限、(ii)有關登記是否附加高

行業概覽

等教育質量與標準署條件、(iii)高等教育質量與標準署經認證課程數目、(iv)學生輟學率、(v)就業率及(vi)學費金額。我們學院的基準與其他使用公開可得數據者有別。

- **高等教育質量與標準署登記期間。**高等教育質量與標準署登記為高等院校提供經營之前，提且登記或重新登記期之最長許可期間為七年。成功的高等教育質量與標準署登記要求於各續訂過程重複展示其質量及能力。下表顯示對各類型機構及各組別機構百分比作出之高等教育質量與標準署登記期間。我們就七年期之最長許可期間收到最近期的登記更新。

年度	高等教育質量與標準署登記期間							總計
	1	2	3	4	5	6	7	
大學	—	—	—	—	—	—	100%	100%
盈利性NUHEPs	—	7%	9%	22%	4%	—	57%	100%
非盈利性NUHEPs	—	2%	2%	7%	—	2%	86%	100%
TAFEs	—	—	11%	—	—	—	89%	100%

資料來源：Ipsos 報告

- **高等教育質量與標準署施加條件。**高等教育質量與標準署有權對高等院校之登記施加廣泛的限制及強制性條件。該等條件可小至報告條件(如於指定日期向高等教育質量與標準署報告資料之規定)，或可作為所有新入學的基本要求。下表顯示各組別機構在有效條件下的百分比。我們無條件收到最近期的登記更新。

截至2017年7月對澳洲高等院校之有效的高等教育質量與標準署條件

	有條件	無條件	總計
	大學	0%	100%
盈利性NUHEPs	52%	48%	100%
非盈利性NUHEPs	31%	69%	100%
TAFEs	44%	56%	100%

資料來源：Ipsos 報告

- **高等教育質量與標準署經認證課程。**除高等教育質量與標準署註冊以外，高等院校亦須就其提供的高等教育課程獲高等教育質量與標準署的認證。課程認證按個別基準進行。因此，課程認證意味著高等院校各課程已滿足高等教育質量與標準署規定。截至2018年2月26日，我們有21門經認證課程，不包括兩門持續認證而待續新課程。除大學及無條件自行認證權利機構外，於2018年2月26日，114所高等院校獲得高等教育質量與標準署課程認證。114所高等院校中，就已獲得高等教育質量與標準署課程認證數目而言(不包括待續新或評估的認證)，我們位居第9。這114所高等院校中，僅53所已無條件獲得最長可登記期七年。這53所高等院校中，就已獲得高等教育質量與標準署課程認證數目而言(不包括待續新、已到期或撤回的認證)，我們位居第6。於2018年2月26日，重點關注具有管理及商業領域積極認證澳洲學歷資格框架第七級至第九級資質(本科學位：榮譽學士學位、畢業證書、碩士文憑及碩士學位)的高等院校，

行業概覽

就獲得管理及商業領域的澳洲學歷資格框架第七級至第九級資質之高等教育質量與標準署課程認證數目而言，我們擁有15門經認證課程，在僅有的13所該等高等院校中位居第1。

- 學生輟學率。高輟學率通常與編製的學術性較低課程組合及不理想的實際環境相關，此將可能影響高等院校之收益。下表顯示並未完成各組別高等院校第一年的學習課程的本科生的百分比，以四分位數點表示。根據Ipsos的資料，於2015年，最低四分位數的盈利性NUHEPs第一年本科生的輟學率高達25%，而最高四分位數盈利性NUHEPs第一年本科生的輟學率超過48%。於2015年，我們未完成第一年的學習課程的本科生輟學率約為15%。

2015年澳洲第一年本科生輟學率—四分位數

高等院校	第一個四分位數	中位數	第三個四分位數
盈利性NUHEPs	25%	33%	48%
非營利性NUHEPs	20%	33%	50%
TAFEs	23%	28%	31%
大學	13%	19%	25%

資料來源：Ipsos報告

- 畢業生就業率。畢業生就業率長期以來一直為高等院校之質量指標。該比率與對為學生設定的於畢業後成功獲工作所需的技能的教學及課程內容的質量認知相關。畢業生就業率通常由於勞工市場情況而在學科及地理市場方面有所差異。畢業生就業率按畢業後四個月全職人數計量。澳洲大學本科生中的留學生相關數據乃公開可得可資比較數據中最為相關者。我們記錄自身就業率乃基於特定年度任何學歷水平畢業的全部學生。

就業能力計量	澳洲大學內學士學位的留學生(2014年) ⁽¹⁾	
	本公司	本公司
可全日制工作之畢業生百分比	44.1%	43.3% (2014年) 及 44.4% (2013年)
該等尋求全日制工作的畢業生就業率	42.2% (2014年) 及 45.1% (2013年)	53.8% (2014年) 及 75.0% (2013年)
於具體領域：商科／會計畢業生全日制工作就業率	商科46.6% 及 會計34.3%	53.8% (2014年) 及 75.0% (2013年) (我們的畢業生均為商科及會計專業)

資料來源：Ipsos報告

附註：

- (1) 數據乃基於澳洲畢業生就業協會提供的2014年澳洲畢業生研究報告。此項資料涵蓋澳洲大學留學生，但不包括私立院校。該資料為本來源就此課程可供查閱的最新資料。

行業概覽

- **學費。**根據Ipsos的資料，於2015年，盈利性私立高等院校內所有領域的每個EFTSL的平均收益率就國內學生而言為18,625澳元及就留學生而言為20,275澳元。部分澳洲大學就國內學生收取津貼，因而進一步增加國內學生及留學生學費的費用差額。就商科的本科學位而言，國內獲補貼學生可能每年支付約10,000澳元，而澳洲精英大學同樣課程的留學生或須每年支付約40,000澳元。我們於截至2015年、2016年及2017年6月30日止年度每個EFTSL的平均學費分別為16,420澳元、17,180澳元及18,021澳元。

競爭概況

根據Ipsos的資料，澳洲私立NUHEPs與大學市場競爭領域不同。澳洲大學為國內學生收取補貼，因此，大學裡國內學生的學費一般遠低於私立NUHEPs對國內學生收取的費用。與此相反，澳洲大學對留學生收取的費用一般遠高於私立NUHEPs收取的費用。此外，大學一般提供較多領域教育，而私立NUHEPs一般更為細化及專注少數領域。作為一間大部分課程集中在商科領域的私立NUHEP，我們是私立NUHEPs整體市場的一部分，但是我們主要與其他專注於商科的私立NUHEPs競爭。

私立NUHEP排名

澳洲的私立NUHEPs以多種業務模式運營。部分機構專門提供一年期的文憑課程（即並無澳洲學歷資格框架第7級或以上錄取學生），作為上大學的銜接課程及並不提供學士學位課程，而我們則提供。此外，我們的學院擁有實體學校及面對面授課，且並不與該等僅僅提供線上授課的機構或該等在境外授課而在澳洲並無實體學校的機構競爭。不包括該等業務模式與我們基本不同的機構，澳洲擁有逾70間私立NUHEPs。下文所呈報的學生EFTSL排名僅於高等教育領域。

根據Ipsos的資料，於2015年，於澳洲屬私立NUHEPs中，我們就EFTSL招收的學生而言排名第14，佔市場份額約1.9%。2015年就EFTSL而言，三間最大的私立NUHEPs分別佔市場份額的約10.6%、10.1%及5.9%。根據Ipsos資料，就該等位於悉尼（基於其總部位置或學校方位）的私立NUHEPs中，我們於2015年就估計留學生EFTSL而言排名第二。於Ipsos報告日期，高等教育機構於2015年後並未提供過往EFTSL資料。

我們主要競爭的市場分部為專注於商科的私立NUHEPs，即在管理及商業教育領域登記至少100個EFTSL招收的學生，並不專注於非商科（如音樂）及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仍在運營及獲認證的該等私立NUHEPs（「私立NUHEP商學院」）的私立NUHEP商學院中，我們於2015年就境內留學生EFTSL而言排名第三，佔市場份額的約7.8%。下表載列2015年澳洲的私立NUHEP商學院的排名。

排名	機構	在澳洲學習的 留學生EFTSL	在澳洲學習的 留學生EFTSL 估計市場份額
1	公司A ⁽¹⁾	4,144	48.8%
2	公司B ⁽²⁾	1,520	17.9%
3	本公司	664	7.8%
4	公司C ⁽³⁾	581	6.8%
5	公司D ⁽⁴⁾	483	5.7%
	其他	1,101	13.0%
	總計	8,493	100%

行業概覽

資料來源：Ipsos 報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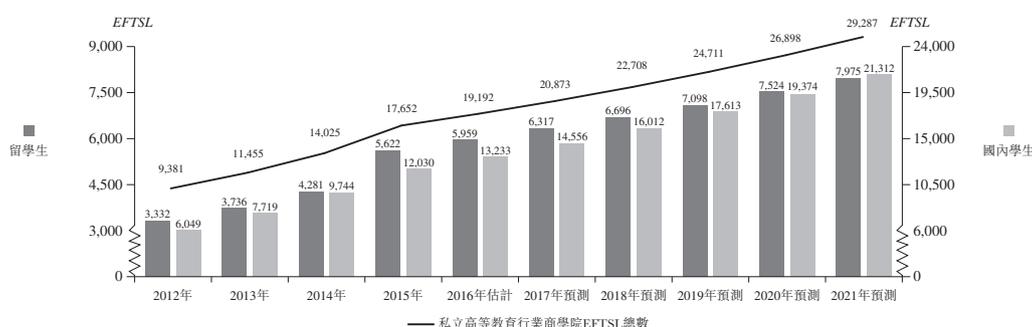
附註：

- (1) 公司A，總部位於墨爾本，擁有多個校區，其中一個校區位於悉尼。其學生主體主要為留學生，主要提供商科、信息科技及時裝類課程。
- (2) 公司B總部位於悉尼，擁有多個校區，提供本科及研究生商科課程。
- (3) 公司C為一間位於悉尼的學院，提供職業及高等教育，專注於管理及商業領域課程，主要招收留學生。
- (4) 公司D為一間位於悉尼的學院，以多個不同的公司註冊名稱運作。其提供職業及高等教育課程，其高等教育課程專注於管理及商業領域的留學生。

私立高等教育商學院市場

根據Ipsos的資料，私立高等教育商科領域的EFTSL數目不斷增長，招生由2012年的9,381個EFTSL增至2016年的估計19,192個EFTSL，複合年增長率為19.6%。下表顯示2012年至2021年澳洲私立高等教育行業商學院的EFTSL的過往及預計變動：

2012年至2021年澳洲私立高等教育行業商學院EFTSL總數



資料來源：Ipsos 報告

此外，私立商學院的招生人數一直呈增長趨勢。根據Ipsos的資料，私立高等教育商學院的招生人數較高等教育商科課程招生總數的比率由2012年的5.3%增至2016年的9.7%。根據Ipsos的資料，預期增長在日後將會繼續，由2017年的約10.3%增至2021年的13.2%。

私立高等教育法學院市場

我們為澳洲高等教育行業中獲法律專業資格准入委員會認可教授法律職業准入資格（法學學士學位）的首間及唯一一間私立非大學法學院。於2015年，澳洲法學院的全部EFTSL為46,285個，包括學士課程的36,214個EFTSL及碩士課程的10,071個EFTSL（包括職業准入資格（法學博士）及學科專業課程（通常稱為法學碩士））。根據Ipsos的資料，澳洲私立盈利性法學院的市場目前仍處於萌芽期。

行業概覽

澳洲私立NUHEPs的未來機遇

- 留學生數目不斷增加。留學生的增長及國際教育的增長需求為私立NUHEPs創造機遇。2013年至2015年，澳洲盈利性NUHEPs招收的國際國內學生數目增長46%，而大學為12%。
- 澳洲於國際競爭對手中的吸引力。澳元的相對疲弱可能會吸引或會另行選擇於英國或美國留學的學生。此外，與主要競爭國家的簽證流程相關的任何不確定性，如退歐對英國的影響，亦可能增加澳洲作為留學目的國的興趣。
- 私立NUHEPs的就業前景。由於學生及家庭日益關注畢業後就業率，能夠為學生提供實際工作經驗(如實習)的私立NUHEPs將有機會脫穎而出吸引大量學生群。擁有企業架構的私立NUHEPs較經常透過更為複雜的管治架構的大學更為靈活及更適合市場及學生需求。

澳洲私立NUHEPs的進入壁壘及威脅

- 入行高監管及財務規定。潛在高等院校須向高等教育質量與標準署提出申請並須證明符合一系列廣泛及嚴苛規定。申請前發展成為一家潛在高等院校所投入的成本及時間已較為重大並通常耗費超過一年時間。高等教育質量與標準署之評估過程須於九個月的法定時間期限內完成，並在之前須作出一個月之前期評估。如獲成功，獲登記機構將須作出進一步申請，提供必要職能，如國內學生獲得高等教育學生貸款計劃或留學生獲得高等教育之批文。
- 課程認證相關之時間及財務成本。除成為獲認可的高等院校外，其在開發及提供新課程時還需投入大量時間及財務成本去獲得高等教育質量與標準署及澳洲相關專業認證機構的課程認證。有關監管規定進一步增加高等教育行業內潛在市場參與者的投資及經營成本。
- 與大型、成熟參與者的競爭。品牌及市場推廣渠道亦為准入壁壘，原因為在經已存在大量具有強大往績記錄的現有參與者的情況下，吸引學生到一家新設立機構進行高等教育實屬不易。
- 針對高等教育或移民制定的國家政策或會對私立高等教育有不利影響。近期，澳洲政府通過改革取代「457簽證」，而「457簽證」使得留學生可持臨時簽證工作於眾多學生過去習慣於開始使用學生簽證，隨後轉為457簽證及其後申請永久居留證，此改革或會阻礙學生選擇澳洲作為長期教育及居住地。
- 數碼化技術。數碼化技術對所有高等院校的課程教學產生挑戰。線上學習對高等院校提供創新的學習教學模式產生壓力，且學習及教學基礎設施將需要更為精細化，以吸引學生及家長。

行業概覽

澳洲高等院校的成本

高等院校的主要成本之一為學術教學人員的薪資。私立高等院校支付的薪資一般低於公立大學，乃由於公立大學工會過往成功協商保證年薪增長。私立高等院校亦依賴於高水平的臨時人員。然而，高等教育質量與標準署可對機構施加壓力，增加固定人員比例以及減少臨時人員的整體比例。

根據Ipsos的資料，基於澳洲公立大學數據，每個全職當量教學人員成本於2015年約為153,000澳元。有關成本包括開支、加班費、退休金供款及工資稅費。自2011年起，有關成本按平均每年約2.5%增長。根據Ipsos的資料，私立高等教育行業運營成本較大學而言較低，部分是因為大學進行更多研究活動。在盈利領域，中層僱員福利與收入的比率為36.6%，業內較為普遍。比較而言，截至2015、2016及2017年6月30日止年度，我們的僱員福利開支總額分別達3.5百萬澳元、6.1百萬澳元及5.7百萬澳元，或收入的20.5%、35.0%及26.8%。

IPSOS 報告

我們委託Ipsos對澳洲高等教育行業進行研究且我們向Ipsos支付910,000港元之專業費用。我們的董事確認，Ipsos，包括其所有附屬公司、分部及單位，在任何方面均獨立於我們且與我們概無關連。Ipsos，代表其本身、其附屬公司、分部及單位，已確認Ipsos報告乃於其一般營業過程中編製，且已同意我們引用Ipsos報告及在本文件中使用Ipsos報告所載資料。Ipsos之辦事處遍佈80多個國家，為一家市場調研及諮詢公司，向其客戶提供預測，以推動其品牌競爭力以及產品及客戶關係策略。Ipsos亦提供各種服務，包括市場調查、市場分析、市場規模、份額及細分分析、分佈及價值分析、競爭者追蹤及公司情報。Ipsos報告所載資料乃來自多項數據及情報收集方法，包括案頭研究、客戶諮詢以及通過與主要利益相關者及行業專家會談進行的初步研究。Ipsos報告乃基於以下假設編製：(i)全球經濟於預測期內保持穩定增長；及(ii)預測期內並無金融危機或自然災害等影響澳洲高等教育行業的外部衝擊。